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補正

後學吳郡嚴允厚參

晉紀十八

起永和四年
盡永和六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戊永和四年

趙石虎建武十四年
十五年代什翼提建國十一年

夏四月林邑寇九真

九真即唐愛州

殺士民什八九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

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侍育虎怒曰何不立韜也韜由是無驕造堂於天府府號曰宣光殿梁長

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年成趙生曰凶豎傲慢乃敢爾汝能殺之

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後不濟矣杯等許諾秋八月社日東南有黃

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

魚鱗子時乃滅韜解天文見而惡之領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實當之是夜與僚屬宴

於東明觀酒酣樂作韜慨然長數曰人居世無常別為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我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

乎言畢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

梯小而長人如獼猴攀緣而上故曰獼猴梯

殺韜置其

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具喪司馬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

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晨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且言呵呵使舉哀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

鄭靖虎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夜過危懼

懼國者也言其氣息微然僅相屬也

宣不謂見

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杯年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於彌甚因宣於席

陣以鐵環穿其額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臥其血衣號之聲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禍作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蒼皇下掃靜宮戍不從積柴於郭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卒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額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十人登中台以觀之火滅敗反分置諸門交道中反通午道也一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呼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居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即解棄之漳水洛其東宮以養猶生東宮衛主千餘萬人皆調戍涼州趙之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城調使戍涼州之邊也先是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勗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晉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

湘西伯懿松之子也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琰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溫溫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美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美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美之推遷不拜浩遣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谷之遺幸修表報心論其困懷富如萬物之情也羲之報書曰吾素志無爵願值王丞相時果欲因吾誓不許之手近猶存由來向去不於足下求改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家驢使關隴西蜀官所不許吾雖無貴對之能直諫守時命宣國家威德遠近不同於凡此其益殊不同於護軍也乃以為重將軍會指內史時東主鐵虎義之難關倉張亮亮朝廷賦役繁重金在吾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時浩與溫相形以食公義之以為內外和然從國家可要勸浩不耳與溫相防浩不從義之字逸少幼調於言人未之可年十二嘗周顧顓頊察而異之時童年心炙坐客未暇顓頊先割以啗焉於是始知

名及長壽瞻以骨鯁稱深為從伯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每稱義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大尉柳鑒使問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問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佳然聞信至咸負於持惟一人在東廂坦食獨老不聞鑒曰正此佳訪問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然義之與謝安友善待諸謝過於諸柳故柳夫人語二弟惜雲曰王家見二謝來傾筐倒屣見若輩應憐耳度有絕見貴三音義之七歲即書書十二歲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得

用筆法衛夫人見其書而泣曰此兒已得用筆訣必將掩吾名

天人名柳次陰大守李矩妻

義之固師事之其書遂為古今之冠

性愛鵝曾指有孤妓養一鵝善鳴義之聞之命駕就觀妓聞其至意以待之義之憐數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

鵝一群義之見而悅之道士曰若能為我寫道德經當舉群相送義之欣然為寫籠鵝而去燕王黜敗於西鄙

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摩之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忽見一白兔馳馬射之

馬倒墜於石上破傷乃說所見輩而還晉名世子儵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賄僕以經世務恰智勇兼濟才堪佐重

冬十月

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

陽字士秋

可託大事汝善侍之九月丙申薨

己未地震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祗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

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

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

謂幼殺張賀度也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六年

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

道與違同母郭氏廢見九十五卷咸康三

年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當思之初虎之拔上都也張豺復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

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

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群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友三

斛目澄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

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馬曹真不同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

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和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十一月甲辰葬穆文明王

資治通鑑補正

卷六

穆帝永和四年

世子嵩即位赦境內遣使詣建康生喪以弟友為左賢王左長史陽嵩為郎中令信字宜華號之第二子也生有神
光之異其祖應帝言吾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陽嵩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
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喜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為勸戒 十二月以左光祿
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奏諱為侍中司徒護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後為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豫章
人黃範自號孝神皇帝號眾數十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是歲天竺沙門佛圖澄卒於趙汝步學道妙通元術
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宏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蘭芝塗
於掌中面青千里外事徹見於掌腹旁有孔以呼吸之每夜讀書即拔絮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
側從腹孔中引出腸胃沉澁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
眾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略略奉佛法從澄受五戒執弟子禮略每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
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
負已應為師臣前後所見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我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
微乃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
意欲言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我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竟澄不得便還
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寐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旦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
心昨故權避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天曰道人謬矣鮮卑段末柸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
時當擒段末柸勒登城曰末柸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柸如此豈可復進更遣人問澄澄曰已護末柸矣時城北
伏兵出遇末柸執之澄勒勒有末柸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將攻洛陽勒將救之其下咸諫以為不可
力乃度曰相輔給云乃又皆房隔僕合助五當此禍語也

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研掌中舉手示童子察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
見一人長大自負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大悅遂赴洛東擒曜勒斃于城暴卒勒有愛子名斌石虎有子封
何將續勒歎曰朕聞就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
因此遂蘇澄嘗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安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丘各去
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先氏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
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虎當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王非刑
殺無以肅清海內將如之何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不為暴虐不殺無辜至於凶惡無賴化之不
懷者其可不罪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
一切則佛教水興偏祚綿遠矣虎雖不能從而為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
靜無欲慈務為心君雖崇飾塔寺而貪吝吝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乃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果被
殺戮虎太子述行為逆澄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鈔言難言欲心難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
悟澄言虎常晝寢夢見群手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果驗石宣將殺石
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名澄謂曰解鈴豈乎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為道不
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真故相視耳澄乃入謂虎
曰陛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柱后曰和尚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夫
情所愛皆惡是賊老目應毫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不復明言後二月宣果害韜於佛寺中及虎將殺宣澄諫之
不聽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而不見澄聞而歎曰及其及乎虎太享
群臣於太極殿澄吟曰殿中殿中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今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此其徵也虎

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覺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微出虎大惡之秘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還寺視佛像曰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半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半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還自命非保貧道欲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躬自詣寺慰喻馬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忘苟德行無虧雖死如生遠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富家休社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重此下民則國祚永長貧道亦沒無遺恨矣至於是月八日卒於鄴宮尋於紫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攜一履去虎命掘家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數曰石者朕也尋我而去豈能久乎因而遇疾初澄之與虎遊也支道林在建康聞之謂人曰澄公其以李龍為海鷗鳥邪周生云佛圖澄涉流沙誦法孔子目課二十萬言自恨不慧撰書諷詠涕泣如瀑

已永和五年

道石虎太甯元年趙慕容儼元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甯諸子皆進爵為

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調成涼州

石宣蘭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

行達雍城

扶風雍州縣也

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

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

茂所載客車小

高力督定陽梁攢

定陽縣屬上郡晉省後魏太安中置定陽郡唐為延州臨真縣

因眾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寶自安武擊之

為擯所敗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谷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以卒皆隨之攻陷郡

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王虎

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

新安縣屬宏農郡農等大自晉以後屬河南郡

敗戰於洛陽又敗退駐生成臯犢遂東掠常陽陳留諸郡

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常陽郡

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

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儀之仲車騎將軍肅其等計之天仲將騎眾八十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

領軍者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王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為食來邪且王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存

士邪虎力瘳見之弋仲讓虎曰兄死愁邪何為而病兄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无

為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

羌堪破賊否乃板鎧甲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賊等擊犢於襄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

黨盡滅之虎命弋仲敘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州諸軍事

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始平人馬勛聚兵自稱將軍杜佑曰漢平陵晉改為始平有馬嵬故城趙樂平王苞討平之誅三千餘家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穀范貴斬之益州平詔遣謁者陳沈如燕拜慕容暕為使持節侍

中大都督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桓溫遣督護滕駿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文於

盧容盧容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有盧容縣去郡二百里為文所敗退屯九真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

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

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王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

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

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閭龍騰中郎二百

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之以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

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重綬亦竟無行者尋暗睦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

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

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

丞相

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射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師乞活數萬家

保上自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射以張離為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

姚弋仲蒲洪劉甯及征虜將軍石閭武衛將軍王濟等討逆擯還遇過於李城續漢志河內平輿縣有李城

封其父子侯即此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正以末年憤惑為張豺所誤令女主臨朝姦臣用事

上曰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聞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遵自

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眾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曰之軍丙戌遵軍於蕩陰

戎卒九萬名國為前鋒青雒楊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五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

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名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令嗣子冲幼

託之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已丑遵至安陽亭安陽縣屬魏郡此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唐寅

遵援由曜兵入自鳳陽門甘太武前殿擣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

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羊卯封世為譙王廢劉氏

為太妃秋異曰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為昭儀今從載記十六國尋皆殺之辛酉農來歸罪復其位

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行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

苕為大司馬苕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閭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風暴拔樹震雷雨雷大

如孟升如孟升也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閣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

前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救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

宵北將軍李穆成幽州帥舉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度十餘萬軍於死鄉遇遵赦書冲

曰皆吾親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弟歸卒其將陳暹曰彭城其秋月尊為罪大矣王雖北師臣皆同

軌係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權以書喻冲冲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子農帥精卒

十萬討之戰於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屬趙國唐為趙州治所冲兵大敗獲冲於元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音時本屬趙國也賜死阮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

公閔言於遵曰清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

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偽曰石虎窮

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鱼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

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偽以新遣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偽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

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偽曰鄴中雖亂卻恆據樂安兵強糧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

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水經注清水東南逕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清水向林蘭經東至清溪盧龍之險峻版築折故有九嶂之名盧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

若之何霸曰收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為鑾車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

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開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

偽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正對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

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

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少指鄴都宜翫威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

迎大王南臺將望祖永辟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天下經天威集畢北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漢書天文志太

曰經天天下草民更王孟康注曰謂出東天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皆灼

日曰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歲星所在國不可代可以伐人品畢問為天街其陰陰國歲集畢北明陰

命而王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容暉相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

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

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翟為輔義將軍謂之三

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譚武戒嚴為進取之計放異曰燕景昭紀集兵在四月時石虎方死諸子未爭十六國春秋

在五月故從之而燕書載封慕容與根言俱指丹閣案是時問未莫趙蓋撰史者附會耳故削去

遣諸將經略北方趙揚州牧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晨上表請代趙即日戒

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辰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晨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廉巖進據

下邳今宜速發以威聲勢秋七月加晨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晨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

附者日以十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服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東貽朝廷之憂其

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濟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

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言人之才具有分量收復中原非常時人才所宜辨也既而才略疏短經之害之過於其分量之外則疲民以逞而不能濟也

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晨晨遣部將王龕

李邁將銳卒五千迎之越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于代陂龕等大敗於沒於趙八月晨退走廣陵

陳達聞之焚書春積聚與城遁還晨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晨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

萬口渡河欲求歸附會晨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略盡放異曰袁傳云為慕容凱及符健所掠死亡咸盡按是時慕容凱卒已踰年矣永和六年慕容

和六年洪亮始嗣位比與晨不能相其今不取

諫尚怒殺凡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晨無成竝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眾赴之勳宣帝弟子濟南王遂之

曾氏王楊初襲趙西城破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維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

寵臣又喜博並頗廢政事徵事去張諫曰補註徵事涼所置官十六國春秋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警恥

未嘗忘乎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

可輕有散耗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元武躬親萬幾章奏請關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

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克因於國園國音零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司馬勳出駱令破趙長城戍長城戍即魏司馬望舒又

據之即相壁之即相壁壁於縣錡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趙元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質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

應勳凡三千餘壁眾五萬人趙樂平王邑乃輕攻鄴之謀使其將麻叔娥國等將兵拒勳趙王遵遣軍騎將軍王郎

帥精騎二萬以討勳為名因劫邑送鄴勳兵少畏明不敢進又十月釋懸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

州初趙王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時功欲專朝廷遵不聽閔素

曉勇屢立戰功夏宿將皆懼之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奉為殿中員外將軍殿中將軍晉初置也

外將軍又後爵關外侯秦漢列侯則有國邑關內侯無國邑後曹操復置關外侯於關內侯之下所謂名號居非秦漢列爵意也威威於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進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

平王邑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從鄭氏曰李城

還兵無難奴豈有今日小賄縱之謂閔時功願之何可遽殺鑒出還官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

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台遵方與婦人彈琴琴瑟也彈琴者二人對彈也其局以石

為之局形四潰而中高劉貢父詩云漢皇初獻曲陽郡臣始作彈琴獻彈琴蓋始於漢也世說曰彈琴始作魏內

宮舊儀之戲此說誤也按西京雜記漢成帝好戲言事者以為勞禮非至尊所宜帝命釋事而不勞者家居作彈

琴奏之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載記曰連在位凡并

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大夫張裴鑒即位太叔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

大司馬並錄圖書事閔闔為司空王秦州刺史劉辟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諶清敏有理思才高行

潔為一時所推重中原喪亂與清河往悅頴川荀綽河東段嘉北地暢博亞瀚陷非所難俱顯於石氏恆以為

辱詎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秦雍流氏相帥西歸成帝咸初四年石虎殺劉廙徙西元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八

手破石主從秦雍氏及武元十餘萬。政由拓跋珪推蒲洪為主。歷年十餘萬。洪子任在鄆。斬關出奔枋頭。趙主鑒於關以東。今乃聞趙亂。故相帥西歸。

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

主。薄穆朴請止。與趙連和。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違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都鄉元辰。褚夏。還

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哀彼死者之家也。哀慟憤發。疫十二月已酉。卒。哀子李野。少有簡貴之

風。與京兆杜乂俱有欽名。冠於中興。初。裴頠角諸侯。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

人臣之卦也。不知此少年何以為表。斯待二十年外。我言方驗。及二十九年。西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果

議加不臣之禮。哀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董稚。採至是而卒。遂近。嗟。悼。吏。民。哀慕。以吳國內史荀美為使

持節監徐州。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趙主勒使樂平

王。臣。中書。令。子。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閤。李。農。於。瑤。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

於。西。中。華。門。并。殺。包。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

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計。抵。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曜。謀

謀。誅。閔。農。及。為。閔。農。所。殺。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錄。等。帥。騎。士。三。千。伏。於。胡。天。胡天蓋石氏禁中。本舍之名也。亦欲誅閔農。鑒

在中。台。伏。都。帥。二。千。餘。人。將。升。台。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閔。道。臨。問。其。故。伏。都。曰。字。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

欲。帥。衛。士。討。之。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臣。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錄。帥。眾。攻。閔。農。不。克

走。於。鳳。陽。門。閔。農。帥。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

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王。垣。無。橫。尸。相。枕。流。血。成。渠。旦。今。內。外。大。吏。敢。稱。兵。伏。者。斬。也。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

出。者。不。可。勝。數。問。使。回。書。王。簡。才。府。王。簡。帥。眾。千。字。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

逆。支。遣。人。誅。之。一。無。備。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首。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數。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

胡之不急用班今內外趙人斬一相有送感問者文武進位三等武官

月九十六卷咸
帝咸康四年

趙石和永寧元年秋十月大將軍閔芝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字更國號
燕慕容島二年什翼提國十有三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芝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字更國號

李及公侯鄉校龍驤寺萬餘人出公襄國

石女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滏口滏水之口也張翼度

縣有石雲壩

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南將軍陽群據桑壁

山蒲吾縣東南有桑中縣故城俗謂

陽城縣志中山陽縣有陽城據後劉國自陽城引兵會石琨擊之則此陽城乃寧陽城也

段龕據陳留城
純據溝頭
蒲洪據枋頭
夏各數

蒲洪使世子龍驤將軍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萬伐鄴大將軍問師騎士餘與

閏月衛主餐密遣官齎齋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殺韋昌裔以告閭閻農閭農見還屢貽書赦之載記曰鑒立一百三拜并殺

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

姚弋仲子曜武將軍並武衛將軍若歸禁兵數千斬

猶存請與諸君分言所部各稱牧守公序奉表迎晉天子還復潯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

資公甫監正

卷六

晉紀十八

七

興國號大魏 丁丑彗星見于元 朝廷聞中京大亂復謀退取已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即都督揚

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為殷浩喪 師張不以清濟為氏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

為假即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冀國公 姚弋仲蒲洪各稱據關名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

洪洪迎擊破之弋仲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太單于三秦王改姓符氏洪以識史 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肯

者以南安雷岳迎為輔國將軍安定梁穆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道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

將軍領左司馬王墜為右將軍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寧皆為從事中郎以周毛貴為單于輔相

二月燕王偽使慕容霸朝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塞與于自西道出蟠蛇塞偽自中道出虜龍塞虜龍塞在今平州

城西北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容皝率山通道邪所木口樓 後音差去聲留世子暕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

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陴三陴志海陽縣有指山蓋即三陴之地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

倉庫棄樂安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樂安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樂安

北平兵糧與偽會臨沮臨沮城臨沮水出山左平北無終縣西山東南至雍以縣入鮑邱水魏 武征頭顱後河口魏華至雍以泉州以通河海者也 陽音清又音侵三月燕兵至

無終王午留其將王松以數千人守薊與恆收走保魯口魏收地志博陵郡饒陽縣 有魯口城博陵郡唐為定州乙巳僞拔薊執王松斬之偽

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與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

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為之先聲也乃釋之諸人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于產欲為石氏拒

燕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范陽郡統涿良鄉方城長信等縣 魏安范陽容城八縣 僞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木鄉何故不能立功於

時而反委質於燕列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大馬為王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僂歸死實非

誠歟僞嘉其慷慨顧左右曰此真長者乃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續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謂午

曰續鄉里在九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續乃能

立義捐家指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欲以猜嫌害之無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張為賦子

不可復是此為坐自屠潰也恆乃正午猶思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遺續還續始辭午佳

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還名人自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王志存微節官見所在何事非君殿下

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傷悅喜待之傷以弟宜為代郡城郎此秦漢以來之代郡非後漢之代郡此代郡治代後魏代郡乃秦漢之平城也城郎城大皆解與所置付

以城郭之任郎王也孫冰為廣常太守志置幽州郡縣字幸申子僑使中部侯登幕與司督勳中留事後魏蓋亦解自卑部帥之稱

將擊鄧牧於魯口軍至清梁魏收地理志高陽縣有清涼地水經注中山清陰縣東南有清梁亭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登營擊已得入先犯

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倉卒擊主殺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登軍得嚴僞謂慕容根曰賊鋒甚銳宜且

避之根正色曰我輩彼寡力不相敵故乘輿來戰計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

等自為王破之傷不能自安內史主洪從僞出營外屯高家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卓李深徐

整騎隊遠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旦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略盡僞引兵還薊魏主問復姓冉氏

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允明裕皆為王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

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麻秋說得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

取關中其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

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堪死汝急入關言歿而卒健代統

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管官爵遣其叔父柔告喪且請朝命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於襄

國欽異曰晉帝祗即位在閏月三十國晉春秋皆在三月共十六國春秋祗改元永甯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大吏據祗稱帝拜姚弋仲許驍官而不言付洪洪三月死故疑祗以三月即位

州郡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符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能明察善撫納士民多愛之請

弋仲以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襄弋仲之第五子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將兵祗以襄為驍騎將軍豫州刺史